

慢
春
風

①



慢 春 风

(上)

清枫聆心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
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慢春风 / 清枫聆心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
2018.2

ISBN 978-7-5162-1530-2

I. ①慢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2412 号

图书出品人: 刘海涛
图书策划: 谭 军
文案统筹: 高文鹏 崔 一
责任编辑: 翟琰萍

书 名 / 慢春风 (上)
作 者 / 清枫聆心 著

出 版·发 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电 话 / 010-63055259 (总编室) 010-63057714 (发行部)
传 真 / 010-63055259
<http://www.npcpub.com>
E-mail: mzfbz@npcpub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开 本 / 16 开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
印 张 / 17.5 字数 / 234 千字
版 本 /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/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62-1530-2
定 价 / 49.80 元 (全二册)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 录

楔子	/ 001	第十四章 邻友邻敌	/ 139
第一章 归家之主	/ 004	第十五章 光明夜行	/ 147
第二章 说片非骗	/ 016	第十六章 陪唱白脸	/ 156
第三章 往事成灰	/ 026	第十七章 寒山听钟	/ 165
第四章 梁上双君	/ 035	第十八章 冷血杀手	/ 174
第五章 同一条船	/ 043	第十九章 约婚之诺	/ 187
第六章 穷门富戚	/ 051	第二十章 往事如今	/ 199
第七章 桃花佳约	/ 062	第二十一章 明闹暗争	/ 213
第八章 飞贼非仁	/ 073	第二十二章 无价酒肉	/ 225
第九章 名庭深深	/ 085	第二十三章 贼船歹势	/ 237
第十章 墨古画市	/ 094	第二十四章 游不系园	/ 249
第十一章 死亡之画	/ 106	第二十五章 水墨成卷	/ 257
第十二章 生存之道	/ 119	第二十六章 如此秘辛	/ 267
第十三章 旁敲亲事	/ 130		

楔子

京城刘家，满朝皆知，乃钦定皇商，专为宫中采买，在珍宝业独占鳌头，内省特许采矿权。

家主刘玮，天生一双好眼，握得一支好笔，下笔有神，也是书画大家，鉴真辨假从不错，深受皇上喜爱。然，刘玮性喜渔色，妻妾成群，生有五个女儿，后收养一子。

如今，刘老爷老矣病矣，大女二女已出嫁，三女四女新长成，养子野心勃勃，偏逢妻妾妖娆，于是各为其主，各耍暧昧，明争暗斗，一潭深水越搅越浑，难以消停。

刘老爷下不了床的第二个年头，闷夏的某一深夜，刘公子出远门办事，刘府群龙无首之际，发生了一件大事——刘家四小姐，从拘禁的地屋里消失了！

虽然刘府五千金，有四位刁蛮任性得赫赫有名，这位四小姐平时却悄声无息，境遇可怜。这不，刘公子要将她嫁给宫里的大太监为妾，怕她抵触反抗，就锁进了黑暗的地屋之中，足足两个月之久。整个刘府的人都想不到，一直懦弱受欺的四小姐，在公子即将返回、婚事迫在眉睫的节骨眼上，逃了。

地屋只有一扇小窗，七八岁的孩童大概能钻，大人是绝对钻不出去的。而刘府武师个个身手了得，即便守了两个月，有些懈怠，当晚地屋内外值夜的，也有四个人。更何况，刘府如同一个富裕的小国，各位主子的地界分明，门无数，锁无数，层层进进，戒备森严，巡逻日夜不停。

四小姐纵然可以瘦到钻出窗去，可是那道道门层层墙，还有一拨拨巡逻武师，就算插翅都难飞。然而，她却飞了，且没有一双眼瞧见，就

连她何时不见，也无法推断出来。

四小姐本是个安静的姑娘，不受嚣张跋扈的父亲兄长和姐妹们待见，自然也不被仆人们高看。被关的这段时日，刁婢们偷懒，隔三岔五才送一回饭，准备的食物都跟干粮似的，能放十天半个月。唯一可依据的就是，看守人之前曾隔铁门瞧见她侧躺在木床上，发现她不见的这晚，床上却空了。

虽然可能迟了一日，刘府的人却再不敢懈怠半分，由三小姐主持大局，打着父亲兄长的名号，请动朝中大官。各城门严密盯紧，设关卡，如通缉令般发放画像，加重赏金，甚至调度大小县镇捕差，兵镇还提供人力，对出城的所有要道展开密集搜索，并将范围扩至方圆百里。

刘家势力之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这么大阵仗，很快有了消息，有人在距城南三十里的山道上见到刘四小姐。那一带人烟稀少，只有一座香火不盛的尼姑庵，刘三小姐当即认定那里是四妹最有可能的藏身之处，亲自率人快马赶去。

然而，刘三小姐扑了个空。

庵中姑子七八人，无一人见过刘四小姐。刘家人也搜不出半点四小姐来过的痕迹，气得刘三小姐直甩鞭子，打仆人出气。

他们却不知，一驾驴车刚从尼姑庵离开，自南绕西，渡过大河，恰恰出了刘家的包围圈。车上，载的正是刘四小姐。

老实说，刘四小姐自己都不太明白，怎么就能轻信庵主的话，莫名答应随这位车主离开，居然还睡了一路，让人唤醒。虽然她娘说过庵主是真善人，可她之前从不曾见过庵主，更不认识眼前这位车主。

“小夏，快到了。”车主是位中年妇人，自言夫家姓赵，娘家姓常，因庵主与她交情笃深，每半年会去庵中住几日，这才遇上藏身的刘四小姐。

常氏容貌端庄美丽，气质素雅，声音轻柔：“从这里坐船就可南下，不过你一个姑娘家，真要自己去吗？”常氏的声音，像她娘亲。

刘四小姐，不，现在是夏姑娘了，慢腾腾坐直：“多谢夫人相助之恩，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。”信得一时，信不了一世，不管是答应保密的庵主，还是眼前这位带她逃出困境的夫人，她的防人之心都不能

放下。

“你要是能等上一年半载，我们就可以一道走了。”常氏语气微憾，却实在好心，“这样吧，我让老管家去打听一下船期，你趁这几日准备些行李，总不能临到用时再买，那可要多花费不少。小夏，别怪我说实话，我瞧你不是能大手大脚的境况。”

确实不是。

从前逃跑过一回，让刘彻言捉住，所以至今，稍微值钱些的首饰都不让她戴，贵重物品皆不经她手，带进带出皆由丫鬟代劳搬运，她屋里的东西全列在清单上，少一样就要追查到底。而她为了钻地窗，就穿一件绸衣，脱身之后，找出费尽心机积攒的小包裹，立即出府，头都不敢回。小包裹里没有银两，只有娘亲的遗物——一些名品颜料笔砚，都是舍不得送进当铺的东西。被困京城附近，也是囊中羞涩的缘故，不能马上远走高飞。

“夫人，我……”

“娘，你回来了！”车帘一掀，一双朗星目，是个年轻男子。男子露出两排白牙，半副身板似乎就能撑满车门，见车里除了娘亲，还有一个脏兮兮的姑娘，“咦？从哪儿捡来的小东西？”

“莫要造次，这位是夏姑娘，要在咱家暂住几日，快收起顽性来，别吓坏了人。”常氏推开年轻人，搭着他的猿臂下车去，回身对傻在车里的刘四小姐道，“小夏莫怕，这是我儿赵青河，成日习武，才练出这副吓人身板，其实没多少心眼儿，直来直去的性子。”

赵青河一直举着胳膊，等夏苏借用，但见夏苏迟迟不动，撇嘴笑：“我娘把我说成傻大个儿，我却看你更傻，下不下车？”

夏苏双足落地，没有借他的胳膊，冷冷挑起眉，一言不发，走去跟在常氏身旁。那一刻，她全然预料不到，和这家人的缘分，远不止几日，这才刚刚开始。

第一章 归家之主

两年后。

上夜。雨愁绵。

一顶小轿，不急不缓，穿过焦黄的梧桐林子，绕过小半个湖，停在泊船河畔不远。

一艘两层大画舫，明灯辉美，笑声低高，令寒雨再无萧索意。

有人推窗，一口饮尽杯中酒，伸手接雨，忽然大声道：“有了，点圈画水推去岸，半枝荷花一朵蓬。”丝毫不自知是烂诗两句。

大雨大风，柳枝乱摇，空旷萧瑟，片刻就让人全身飓凉发毛的大晚上，偏偏这等人还有兴致游湖吟诗，真他娘吃饱了撑的。前头的轿夫想着，却不敢埋怨半个字，因全凭一身力气吃饭，这样的天气里还能有活儿接，就是老天眷顾。

他躬腰让身，抬抬斗帽，走到轿窗边上，压低了声：“夏姑娘，雨恁大，咱们要不要上泊桥？”半晌没人应他，他耐着性子，“夏姑娘，到地方了。”

“咚！”轿子板震了震。一声闷哼，然后，传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

轿夫纹丝不动。

夏姑娘嗜睡，街头到街尾，都能打个盹，更别说三刻钟的路了。听这动响，大概连梦也做了好几个，不然不能撞晕了头，摸索这么半天。

片刻后，葱白似的一根纤纤手指勾起帘子，两只揉红了的睡眼珠子，冲着外头转来转去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睁大了，眯小了，反复调节着。

唉！轿夫叹一声。给这位抬三个月的轿子，老地方更是来来去去，

还是防他好似防贼一样，每回一定要看清落轿的点，才会下轿。他要真是人口贩子，偷偷抬进青楼里去，她再怎么仔细，难道还能逃得了？轿夫肚里嘀咕，仍不吭声。得罪谁，也不能得罪银主，而且天地良心，他切切实实是个好人。

帘子放下了，门帘里点出一只白袜黑鞋，虽小巧，看得出是天足。

“呱！啪！咚！”一只青蛙，不知是否让画舫那边的动静吓着，在残荷上跳两下，跃进了水里，仅此而已。

鞋，却不见了。

轿夫好笑：“夏姑娘不用防着，附近无人，只是青蛙嚷雨。”

过一小会儿，白袜黑鞋又点了出来，紧跟着一个细巧的女子。她弯身立直，撑起油伞，肘里挂个蓝花布包，也不急着走，小心看过周围，再望向画舫，竟往轿门里又退了半步。

轿杆上挂着一盏老油灯，灯色蜡黄，仅照得出她巴掌大的半张脸。细眉圆眼，鼻子稍翘却不挺，下弯的嘴角显得呆板，姿色很一般，倒是皮肤有几分润美，也细腻。

“夏姑娘，地上到处积着水塘子，您这鞋不好踩，还是咱送您到船边。”轿夫实在忍不住了，冷瑟瑟的密绵雨，风还大，这么个磨蹭法，岂不是要等到天亮去？

女子心道，她也想啊。但是，不行。

交易不好见光，买主和卖主见面，闲杂人等越少越好。

连伞带布包一起往怀里拢紧，女子开口说话了，那声音细细柔柔，比相貌出众些，好似能直拨心弦：“我自己去，烦请阿大稍等。”话音落，人已经在一丈多外。

轿夫有点傻眼，这姑娘也是可以挺利索的嘛！

他不见，女子不但利索，还表情丰富，正咬牙切齿，布鞋没踩足三步就湿到脚底心。风愈加劲，伞必须护着货，以至于马面裙边和半只琵琶袖很快就湿答答的，寒意直袭。她也顾不上，只想那位主顾实在难伺候，对东西挑剔压价不说，交货的地点和时间更是要随他心意。

难伺候，却还要伺候。皆因那位再怎么压价，总比别家给得多。她则没得选，接下来两个月的买米买菜钱，全等这一单。

女子足尖点上舢板，无声飘行丈半，才想起要弄出动静，立刻重踩下去。有人跑来船舷问谁，她已经重新立回舢板前，还不忘转头看看柳树行的轿子。今夜有风有雨，轿夫应该没看到她露的一手。

“小女子姓夏，来给吴老板送货。”看清灯下那人，女子松口气，“兴哥儿在啊。”她听舢上那么吵，就怕还得应付不相识的人。

“夏姑娘可来了，小的等您半天啦！”兴哥儿影子长长的，让舢灯拉上泊桥，待他跑下舢板，却是瘦矮个子，十六七岁的年纪。他穿着雨蓑，肩上扛着极大一柄油伞，五官普通，唯黑白分明的眼珠子透出几分老道，“大黑的天，怎么也没挑盏灯？您请上船，小的给您照路。”

女子一愣，上去？

“不必了，兴哥儿拿了货去，我在这里等就是。”

“二爷关照，这样糟糕的天气还劳夏姑娘跑一趟，一定要请您坐坐，喝杯热茶；再说，您知道二爷的习惯，越是贵的东西，看得越仔细。今晚又不同往日，咱的买家也在。二爷从您这儿买，在里头就直接卖了，自然半点马虎不得。万一出什么岔子，也好就近找您，货毕竟是您的。”兴哥儿歪头往她身后看了看，“您不必担心轿夫，我请他上来喝好酒，保准不跟您抱怨一个字。”他说罢就招手唤人。

女子想他年纪虽不大，却真能干。

“夏姑娘？”小子耐心十足。

分明是怕她做工不精。女子暗自叹口气，心里念了三遍没得选，微微一笑：“那就叨扰了。”

“不叨扰，不叨扰，是夏姑娘帮了小的一回。”兴哥儿领着她，从东面走进了一间小屋。

桌上有酒有菜，还有生着旺火的炉子，而一路过来只闻笑，不见人，也是主人的精明。女子在门口伸颈探头，看全了小屋没别人，才跟进来，慢吞吞解包袱。蓝花布铺桌，露出一只长条锦盒。

兴哥儿一直安静瞧着她小心防备的模样，也不说话，直到接过锦盒，才道：“夏姑娘随意些，小的已吩咐过，无人敢乱闯。等您身上干透，吃好喝好，小的就回来了。”

女子点头，看兴哥儿关上门。这位小哥做得如此周到，无须自己多

嘴一句，好是挺好，只是跟这些聪明人打交道，她实在被动到心累，要不是看在银子的分上……

女子脑中浮出那张棱角分明的莽夫脸，今夜竟想起他两回，都怪这鬼天气！同他生活了两年，不曾觉得他有一处好，如今人死了，才隔开三个多月，她居然发现他的好处。也是，那时每月能从他手里抢下几两银子的家用，她就不必被人差遣得像狗一样。

看着一桌子好菜，女子不动筷子，坐得很端正。不陌生的人，不陌生的地方，也不能全然放开胆子，更何况她和吴老板之间才成交两回，今日是第三回。

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“我的爷欸，您别乱打主意，吴老板多精明……”不满的年轻声音陡然响起。

女子立刻坐直，眼睛瞪圆，被惊吓的同时，想要去插门闩，但到底离得太远，眼睁睁看那门开了。

门外一个人，再加胳膊圈下一颗脑袋。人，很高，高她一个头的舱门，他却需要弯腰；人，很魁，两个她能并排过舱门，他一个就撑得满满当当；人，很棱——指的是长相。

脸廓像是让斧头劈出来的，有棱有角，一看就是又臭又硬的不拐弯脾气。硬棱的脸型，五官也显硬，冷刀的狭眼，绝崖的鼻梁，抿起嘴来刻薄无情。这个人，这张脸，对女子而言，熟到不能再熟。初见他时，她曾莫名心安，觉得靠山蛮稳。

谁知道，他是空长着英雄脸的石头脑袋、蠢狗熊、恬不知耻的厚皮赖子，因为他的蠢，拖累了一家子人。可是……

“鬼呀！”

“哦？有人？”那人嘴角微扬，冲胳膊下的脑袋瓜一乐，再抬头道，“这位姑娘——”

人呢？

对面墙的窗子上惊现一个大洞，半扇破木架歪晃着，哐当坠了地，风雨即时穿堂，灌得暖屋湿冷，炉火奄奄一息。屋里，已无人。

男子眨眨眼，嘴张开半天，纳闷道：“我这是见鬼了？大驴，刚才咱

面前有个丫头僵站着吧？”

胳膊下的脑袋没好气，却夹带一丝明显的得意：“我的祖宗爷，不是您见鬼，是她见鬼。别看苏娘胆小如鼠，可聪明得紧，这会儿转不过弯，等会儿就想得明白。她既然都瞧见您了，咱不用再鬼鬼祟祟、四处混吃混喝，可以回家了吧？”

叫大驴的人，泰伯留他运棺，原本两个月前就该到家，不过，虽然延了这些时日，好歹运回活生生的爷，自觉不会挨训。

“苏娘，苏娘……”男子嘴里咀嚼着这两个字，一拍头，想起大驴平常咕哝，“是我娘庵里拣来的丫头。”

大驴脑袋向上转，翻白眼：“不止，夫人认她当了干女儿，夫人临终前，您还被迫认她为义妹，发誓若有恶待，这辈子就讨不着媳妇。”

男子眉毛一耸，听听这是什么誓？除了讨媳妇，好像他就没有别的志气。只是大驴有一点没说错，既然让家里丫头看到，他恐怕不能继续装死了。

“那丫头会功夫？”他已不是大驴嘴里头脑简单的武夫，一双眼精光四射。

“怎么可能？顶多就是跑起来快。您不知道，她胆子跟针尖那么……”

男子却突然回身，将大驴挤到后面，眼中精光散尽，挺身抱拳，大刺刺问：“二爷，怎么连您都惊动了？”

船边，三四个小厮打着两柄大伞挡风遮雨，只为一位年轻公子。公子颜如玉，气质似风流，目光似斯儒，周身似贵似傲，淡定慵闲，就是没有半枚铜板臭味道。

是夜，狂风大作，大雨瓢泼。

一道影子快如鬼魅，蹿上赵府后头高墙。眼看可以轻松入内，人影竟硬生生打个后空翻，回到墙外，规规矩矩扣两记铜环。

深更半夜出入，当然不可惊动别人，扣环不太响，但她也不再敲，站门檐下安静等着。却不小心，瞥见头上一只破瞎白灯笼，那个褪墨大“奠”字分外刺眼，引得她冷笑连连。

浅檐难敌风雨，感觉衣料一阵一阵贴背，秋寒入骨，她将布衣拢拢紧，慢半拍发现自己在犯傻。后背能拧出一盆子水来，拢紧反而更冷，她叹气，站直。

很快，门缝里闪来亮光。门闩轻下，露出一张不苟言笑的矍铄老脸，身着黑布长衣，卷了白袖，帽上一圈粗麻。他看到门前已成落汤鸡的人，立刻黑了脸，可是惊归惊，反应不慢，赶紧放人进来。

老头往院里喊：“老婆子，苏娘回来了。”

小院真是小，没几间屋子，口字形三边廊，一会儿就把一圈逛完。

夏苏自然看得到厨房还有灯，顿觉寒意消散。心头暖了，脸上却淡淡然，看不出喜怒哀乐，她慢吞吞说话：“不是让您二老别等？”

“那你又敲门？”老头立刻驳回，而且还不让她慢吞吞，催她赶紧换衣服去。看夏苏的屋子亮起光，老头才走向厨房，见老伴光顾着热饭热菜，就道，“苏娘淋了雨。”

老妇哎哟一声，忙从橱柜里拿出姜块，利索切丝，烧水，放一大勺红糖：“姑娘家最不好淋雨挨冻，让她换个日子出门，就是不听。”

老头蹲一旁拉风箱催旺火，直到老伴说行了，才从腰里摸出烟斗，随便塞些烟丝，对着灶台上的油灯狠劲一吸，骂一句笨大驴。

乍听，风马牛不相及。一起生活多年的老妇却明白，且不是憋话的性子，想什么说什么：“出门在外，谁能掐得准回来的日子；再说，大驴额头多宽厚，顶好的福气相，你这儿心急火燎，他说不准明早就到了门口。不过咱家是不能再少一个人了，我等会儿跟苏娘哭一哭，让她别再自己出去做买卖。这孩子其实心肠软，见不得我老太婆掉眼泪。”

“下回还是我去。”老头有些恶狠狠，却是跟自己闹意气。

老妇回眼瞧着丈夫，看他刻意抬直的佝偻背，再看看他不自然弯曲的左膝：“得了吧，就你的老残腿，还学什么聪明机灵劲儿。我看，雇个实在人跑跑腿，比你 and 苏娘都强。你看人的眼光可是宝刀未老，多留意留意。”

老头本来被老伴说瘪了气，却让最后那话打起精神，简短答道：“说得是。”

男人哪，在家还得靠女人哄，不管在外多能干多好强。老妇笑着，

给夏苏送姜汤去。

老头麻利地将厨房拾掇干净，这才走到门外廊下，靠着墙角抽烟斗。边抽，边盯着红银的草丝儿蜷小了，有些怔住。他心里苦闷，想着尽管是那样一个主子，好歹也支撑着这个家，如今突然人没了，立竿见影，日子就艰难起来。

忽然，他那口子气急败坏地从夏苏屋里跑出来，以两人多年的默契，肯定是需要他帮手的事，他马上敲灭了烟斗。

“你这死老头子，看你不紧不慢，我也没当回事，”老婆子训起人来可不慈眉善目，“哪里只是淋了雨，是让水浇了一身湿透，可怜的，脸都发青了，手颤不停。你赶紧扛沐桶来，我去烧水，这寒气姜汤祛不了，今晚若不泡热汤，一定大病。”

夏苏推开窗，脸色白到透明，细声细气叫老妇：“一大碗姜汤下去，我已经好了。”

老妇回头就冲她瞪眼：“我懂医，你懂医？到里屋烤火去，受寒最怕吹风。”

老头瘦瓜瓜的脸也对夏苏板着：“我跟你老婶商量过，找个专门跑腿的人，今后你就不必常往外跑了。”撂下这句话，也不耽搁，跑去柴房搬桶。

夏苏怕很多人，防很多事，打个雷都要跳一跳，但她不怕这对老夫妻的凶。相凶，心却善，日久可见。

她合了窗，走到里屋。刚烧起的炭，一嗅鼻却已经满是木烟呛味，拿钳子一拨，劣炭不说，还夹着杂屑和细柴条。受潮了，才出呛烟。若换作普通大户，她会以为，这是要破落了，但这里是赵府，江南名门中的名门。

赵府三代之上，出过文渊阁大学士，赵老太爷的亲妹子入选为嫔，还生了皇子，皇子后封诚王爷。按大明律，赵老太爷要避政，才迁回苏州祖居，可是赵氏人脉广深，不在都城，影响力仍不弱。而今，第三代子弟无须再避嫌，两位较长的儿郎已是举人，就待明年大考。

夏苏寄住的小院子属于六房，只是那位六太太越来越抠门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六老爷是庶出，府里最穷的一个主子。或许，六太太想用这法

子逼她走。可当手里的银子只够家里人吃饭，根本不可能有多余的钱搬家租屋时，她早打算装傻到底。

现在就又不一样了。办过丧礼的人活得那么好，还让她撞个正着，应该不用多久就回家来了，到时候，他的亲戚，还由他操心去。

夏苏将火盆拎出去，重回里屋，打开窗子。风自窗前横扫，呛烟纵升出去，她耐着性子，等烟散尽，才翻了一会儿床头的大箱笼。

泰婶在外屋说热水好了，夏苏回道就来，从箱子里取了一个鼓囊囊的钱袋。

“老婶，今晚出了点旁的事，没能拿回货款来。这里大概有两百文，您先买米面，对付些日子再说。”她最后的私房钱，悉数供出。

泰婶的眼里有些怜，有些歉，但不推却，接过钱袋，低道了声好。

夏苏看着泰婶往外走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有叫住她，告诉她今晚的“鬼遇”。万一，那人不想回来，泰伯泰婶只会以为他死了——这样的骗局至少不会伤人。

没有他，她也可以担得起三人一起生活的开支。这会儿一切才起步，当然有点艰难，可她深谙一个道理，放长线钓大鱼。给吴其啥吃了三回甜头，接下来，再想要她的东西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

沐桶里的水热得正好，她慢慢蜷起身子，看每根发丝浸散开来，颇有闲情地吐着气泡。水下，无人能见的那张容颜，卸去胆怯与迟慢，是如玉如脂的雪肤，细腻无比；眼窝深，眸子邃，笑起来的样子煞是好看。

第二天一早，雨还是大，风却小了。夏苏走出屋子，看看雨势，决定还是要出趟门。她到厨房帮泰婶准备早饭，正想着怎么开口，却听到拍门声。

“这么早会是谁？”家里不富裕，早饭却不马虎，泰婶今日摊拿手的煎饼，还有酒酿铺蛋，不忘关心夏苏，“身子没哪儿不舒服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夏苏捏了一只烫饼，慢慢吹凉，撕着吃。没有主人，没有餐桌，三人如今就在厨房里吃饭。

泰伯走进来，递张帖子给夏苏。帖面是版画墨印的，摹李延之的《鰕鱼》，里面压梨花案。吴其啥不愧是书画大商，一张名帖都别出心裁。

夏苏看过，收帖入袖，却见老夫妇俩皆盯着她瞧，就知道不说是

行的。

“让我中午去广和楼取酬金。”她说完，反瞧着二老，表情微微带了点促狭，“去，还是不去？”

泰伯看泰婶，泰婶没好气地瞥了老头子一眼，暗道就想让她当恶人：“既然是你应得的报酬，没道理不去。墨古斋赫赫有名，与你做了好几回买卖，应是可信，只要那位吴大东家别再大晚上喊人过去。”她还偏不当恶人，“坐轿？”

夏苏摇了摇头：“估摸中午雨也小了，广和楼离得近，我走着去。”说到轿子，想起抬轿的乔大，“泰伯，昨夜我走得仓促，忘给乔大工钱，他若上门取，烦您多给他十文钱。害他大雨夜里出工，结果我没说一声就先走，对不住他。”

轿夫是泰伯找来的，他道声晓得。他与老婆子昨夜里商量好，不问夏苏淋雨跑回来的缘由。相处两年，知道这姑娘不爱碎嘴道闲；而且，她很稳重，无须他们担心有的没的。

吃罢早饭，泰伯去乔大那儿，泰婶上街买米。

夏苏在自己屋里专心做事，直到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惊动，还有个嗓门喊：“一群吃闲饭的穷亲戚，恁地比我还忙？有人没有？”

夏苏走出屋子，发现是对着赵府的内门在震，就不着急了。她立在原地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谁啊？”

门又震了两震，终于消停。大概来的是两人，另一人耳朵尖，听到了夏苏的声音，可是，那嗓门毫不收敛，先冲着同伴喊：“我怎么什么也没听见？莫非他家出耗子精，应门都偷着掖着？”再吼门这边的夏苏，“你管我们是谁，总归是赵家的。”

夏苏踩着步子，脚步声啪啪响。那情形，落在墙头一双锐利的刀目之中，分明是某姑娘绕着原地转圈圈。于是，刀目变弯月，似笑非笑。

“开门！屁大的破院子，开个门要这么久？”等半晌，不见人来，门外又嚷嚷上了。

夏苏当然仍在原处，懒懒靠住墙，这回说话的声音要大一些：“门上有锁，家里没管事的人，你就直说什么事，待做主的人回来，我会转告。”